

千元以上护肤品 100元起卖 热销的“贵妇品牌”，包装瓶竟是从废品站捡的

通讯员 刘亚 章洁 王凤虹 本报记者 蓝莹

面霜是小样加高仿原料兑的，瓶子是废品回收站捡的，灌装是用喝过的矿泉水瓶测量再用针筒注射的……很难想象，居民楼里手动“复刻”的“贵妇面霜”，居然摇身一变，成了“二手”或者“专柜撤柜清仓”的国际知名品牌护肤品。这种可怕的护肤品制作过程，任凭谁用了都有“烂脸”的风险。近日，涉案的两人因假冒注册商标罪获刑。

在居民楼里复刻“贵妇面霜”

时间回到2022年11月，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接到群众匿名举报，称辖区某居民区一带有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的大牌化妆品。

该局民警联合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开展执法，现场查获大量疑似假冒国际知名品牌护肤品，其中有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等各类空瓶7000余件，大牌护肤品小样更是不计其数，正在进行护肤品灌装工作的陈某利被当场抓获。

归案后，陈某利供述，自己早年在护肤品行业工作，曾在线上开设店铺，销售各类护肤品、化妆品，后因经营不善停业。

2018年前后，陈某利在某线上二手交易平台浏览中发现，有人发布“大牌空瓶”“小样”“护肤品分装”等字样的商品信息，凭着多年从业经验，他嗅到了“商机”。

“我知道小样价格是很便宜的，但护肤品正装价格是很贵的。如果我以很低的价格购进大量小样，然后把小样灌装到买过来的空瓶里面，还可以添加点高仿原料，赚这中间差价，还是有利可图的，于是我就这么操作起来了。”

据陈某利供述，他在平台购入一批热门大牌护肤品空瓶和小样，利用针筒注射器、测量杯等工具，对空瓶简单冲洗后便开



始灌装。而后，一瓶瓶打着“二手”“专柜撤柜清仓”标签的大牌护肤品，通过陈某利的二手交易平台账号、微信号等，以极具诱惑力的低价迅速吸引了一大批消费群体。

“陈某利对外宣称产品是二手的，很多是专柜清仓货，售价在100元到800元，而相关品牌的正品护肤品对外售价大多在千元以上。”办案检察官介绍。

废品回收站里捡来空瓶

经查，陈某利向北京等处上家购入的各类大牌空瓶交易额累计达110万余元。据一名上家孔某表示，自2020年开始，陈某利通过某二手交易平台联系到他。由于需求量大，在两年多时间里，孔某联系了多个废品回收站、小区保洁员收购空瓶，再转卖给陈某利。

“市面上什么护肤品火，我就做什么。”陈某利说，对于收购过来的空瓶，除了扔掉一些发霉等品相不好的，其他瓶子他会简



单冲洗清洁后再灌装。

为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陈某利还在线联系某商家，声称想要开发新品牌护肤品，要求商家按照寄送的样品生产类似气味、肤感的仿制原料。

该商家透露：“他(陈某利)说想做一个护肤品的品牌以及手工护肤样品进行售卖，因为处在初步阶段，想先复刻下市场上热门畅销的护肤品单品进行分装售卖，看看顾客反应。”

随着一袋袋仿制原料到货，大量假冒大牌护肤品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微信等销往全国各地。美妆生意越做越大，陈某利便雇用肖某奇负责灌装。为躲避监管，陈某利每隔一段时间就更换住处。

引导取证补充侦查夯实证据链

2023年9月，该案移送至鹿城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受理后，区检察院办案组积极引导公安机关对上下游相关人员全面取

证，明确涉案金额。

办案组还引导公安机关从扣押的涉案化妆品中梳理固定相应的商标标识图片，同时自行补充侦查调取涉案化妆品商标的注册资料。经比对确认，涉案的15种品牌化妆品使用的商标均系假冒注册商标。

经查，从2020年10月至2022年11月，陈某利的销售金额达244万余元。2022年4月至11月，肖某奇受雇分装化妆品的涉案销售金额为30万余元。

“这些假冒化妆品的化工原料真假参半，灌装过程未经消毒灭菌，没有任何质量保障，有的化学成分超标，使用后极有可能导致过敏、‘烂脸’，甚至对健康造成威胁。”办案检察官说。

经温州鹿城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日前，温州鹿城法院一审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陈某利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125万元；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肖某奇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目前判决已生效。

滥用5种人药，宠物犬死亡谁之责？

《上海法治报》陈颖婷

短时间内5次催吐、长达4小时的胃镜手术、多达5种人药的使用……宠物犬因为误食玉米梗被送入医院，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抢救，最终还是没救过来。伤心欲绝的主人张女士将宠物医院告上法院，对该医院诊疗过程提出了异议。日前，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

误食玉米棒， 小狗抢救无效死亡

“我们从小将MOMO养到5岁多，一直把它当家庭成员，没想到死得这么惨。”提起小狗MOMO，主人张女士至今仍然悲痛不已。

张女士夫妇于2019年花费3300元购入博美犬一只，取名“MOMO”。张女士说，2024年5月4日，MOMO因上午误食一节食指长的熟玉米晚间呕吐，被送到某宠物医院就医，接诊医生对MOMO进行了5次催吐。次日，MOMO复查，张女士在医生的建议下将MOMO带回家观察。

2024年5月6日，MOMO又在医院输液、拍片、超声检查、2次催吐，晚间在医生建议下进行了麻醉内窥镜取异物的手术。“原来说手术为1个小时，但最后长达4小时，仅取出几个绿豆大小的小碎粒及一块长约1.5厘米的玉米梗块，随后留院察看。”张女士说，5月7日晚18时45分许，她按照前期沟通情况到医院接回MOMO。张女士到店后医生称MOMO正在

笼内吸氧，但她未见到MOMO，在她后续追问下，医生告知MOMO早些时间出现站立不稳等现象，在未通知她的情况下已擅自注射镇静剂。19时30分许，MOMO因抢救无效死亡。

质疑诊疗不规范， 主人状告医院滥用药物

对于MOMO的死，张女士认为医院要负很大责任。她表示，该宠物医院未依法提供相关病历资料、未连续跟踪评估、治疗方案错误、未告知相关用药和治疗风险，以及存在其他诸多不规范的治疗行为，尤其是连续多次催吐、麻醉长达4小时、内窥镜取异物反复操作致胃黏膜进一步损伤、乱用人药、擅自注射镇静剂、各处登记MOMO体重不一致导致用药剂量偏差等诸多极易造成宠物死亡的不规范诊疗行为。

张女士为此向监管部门投诉举报，监管部门对该医院以及相关医护人员作出行政处罚。

张女士认为医院应对MOMO的死亡承担法律责任，为此将医院告上了法庭，要

求判令退还宠物诊疗费5630元，赔偿宠物购买款、误工费、交通费、宠物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1.2万余元。

医院称病情严重， 宠物用人药情非得已

被告宠物医院则表示，MOMO所误食的熟玉米并非一节而是一根，MOMO入院时身体状况并不良好，医生也做了合理性评估，5次催吐是在送医人的要求下进行，吐了24块，故次日残留较少。5月6日，被告怀疑MOMO胃里有异物，医院才做了胃镜手术。胃镜4小时是因为胃出血严重，视线模糊，且玉米棒夹取困难。

医院一直与张女士积极沟通，张女士所称要求提供的完整病历、处方、检查报告、监控视频等资料，医院确实仅提供了一部分。在治疗MOMO过程中，医院确实使用了人药，但宠物医疗行业并非所有对应药品都有兽药，故只能使用人药，这是行业特性，使用的4种人药主要用于消炎、抑制胃酸、补充营养，不会造成动物死亡，且小动物协会也在向农业农村委申请该人药用于宠物。

医院方认为MOMO死亡原因是玉米导致胃部出血，进而导致体循环异常而死亡，并非医院的原因所致，故不同意张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 判定三个过失， 宠物医院承担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第一，在案并无证据证明，2024年5月7日医院在抢救案涉宠物犬之前，将宠物犬因何抢救、如何抢救等情况及时告知张女士；第二，自MOMO第一次送至医院时，医院已知晓宠物犬胃内有异物(玉米)，之后连续数日又在该医院诊疗，2024年5月6日被告进行长达4小时的胃镜手术后仍未取出全部异物，则医院更应对宠物犬加以关注，加大观察频率，注意其体征有无变化等情况，甚至预定救治方案从而应对突发情况；第三，医院对案涉宠物犬使用人药且多达5种，医院的医护人员不规范填写处方、病历，且单位及个人均被行政处罚，医院的医疗行为显然违反相关规定。

综合以上分析，法院认定医院对案涉宠物犬的死亡存在过错，应对张女士所致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医院退还宠物诊疗费3500元，赔偿宠物购买款、宠物丧葬费、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8600元。